

# 龙舞（安仁板凳龙）的“去语境化”与再嵌入： 从乡土仪式到都市展演的转型逻辑

刘正银<sup>1\*</sup>, 杨茜<sup>2</sup>

(<sup>1</sup> 四川天府新区香山中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sup>2</sup> 四川天府新区香山小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安仁板凳龙从乡土仪式到都市展演的转型逻辑, 通过文献对比和实地考察, 重点分析了其“去语境化”与再嵌入的过程。安仁板凳龙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龙舞, 经过300多年的演变, 逐渐成为安仁乡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文化符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安仁板凳龙逐渐从乡土仪式中剥离, 进入都市展演空间, 经历了文化符号的简化、神圣性的消解以及表演主体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受到政策导向、媒介传播和都市受众消费需求的多重驱动。在都市空间中, 安仁板凳龙通过空间重构、意义再生产和传承群体的适应性创新, 实现了文化的再嵌入。然而, 这一转型也带来了文化本真性与功能实用性的冲突、代际传承断裂、地方性知识流失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安仁板凳龙的转型逻辑, 提出了重构语境、动态平衡、社区参与和制度保障等可持续的文化转型路径, 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龙舞（安仁板凳龙）；“去语境化”与再嵌入；乡土仪式；都市展演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1.1071>

## The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embedding of Dragon Dance (Anren Bench Dragon):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from Rural Ritual to Urban Performance

Liu Zhengyin<sup>1\*</sup>, Yang Xi<sup>2</sup>

(<sup>1</sup> Xiangshan Middle School, Tianfu New Area,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sup>2</sup> Xiangshan Primary School, Tianfu New Area,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Anren Bench Dragon from rural ritual to urban performance. Through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its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embedding. As a traditional folk dragon dance, Anren Bench Drag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in Anren Township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fter over 300 years of evolution.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ren Bench Dragon has gradually been separated from rural rituals and entered the urban performance space, experiencing the simplific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dissolution of sacredn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formance subjects.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olicy orientation,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the c-

基金项目：川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2025年度成果（项目编号：2025YB13）

作者简介：刘正银（1993-），男，四川宜宾，博士，研究方向：传统体育文化

杨茜（1996-），女，四川眉山，硕士，研究方向：区域文化

通讯作者：刘正银，通讯邮箱：[1014488906@qq.com](mailto:1014488906@qq.com)

onsumption demands of urban audiences. In the urban space, Anren Bench Dragon has achieved cultural re-embedding through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eaning reproduction, and adaptive innovation by the transmission group. However,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also brought about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functional practica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breaks, and the loss of lo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Anren Bench Dragon, this paper proposes sustainabl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aths such as reconstructing the context, maintaining dynamic balanc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im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Dragon dance (Anren Bench Dragon);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embedding; Rural ritual; Urban performance

##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在碰撞中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其重要载体，面临如何在现代化中保持本真性并适应都市需求的挑战<sup>[1]</sup>。安仁板凳龙是四川达州安仁乡的传统民俗舞蹈，起源于湖广填川时期<sup>[2]</sup>，经三百余年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与社区仪式。然而城市化使其逐渐脱离乡土仪式空间，进入都市展演舞台，实现了从乡土到都市的文化转型。

这一龙舞原具神圣性与社会性，承载祭祀、节庆与社区凝聚功能<sup>[3]</sup>。城市化使其展演空间转向舞台、广场与景区，符号、形式与主体随之变迁。转型受非遗政策、旅游开发、媒介传播及都市消费共同推动，尤其在短视频等平台中经再编码以贴合都市审美。此过程亦伴生本真性与实用性冲突、代际传承断裂及地方知识流失等问题。

## 1 安仁板凳龙的乡土语境：作为仪式性龙舞的原始属性

### 1.1 城市化进程中的安仁板凳龙的文化变迁

安仁板凳龙原是安仁乡及周边地区的民俗舞蹈，承载着地方信仰与节庆仪式功能<sup>[4]</sup>。随着城市化推进，它逐渐从乡土空间进入都市展演领域，文化属性发生显著变迁：其神圣性消解，从信仰仪式转向审美表演；文化符号系统被简化为适应舞台的标准化元素；表演主体也从村民变为职业演者，加速了其“去语境化”进程。这一转型既受到非遗政策与旅游开发的推动，也离不开媒介传播和都市消费需求的影响。

### 1.2 乡土仪式中的文化符号系统

#### 1.2.1 神圣性：祭祀、节庆与社区信仰功能

在安仁板凳龙的乡土语境中，神圣性是其文化符号系统的核心<sup>[5]</sup>。它起源于民间信仰，如传说中居民舞动“板凳龙”以求雨，从而被赋予沟通自然、传递敬畏与感恩的象征意义。在节庆仪式中，其表演象征东海龙王复活，寓意丰收吉祥，兼具凝聚社区、传递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同时，作为集体参与的信仰实践，它既是人神沟通的仪式，也强化了宗族纽带与村落认同。因此，神圣性内嵌于其起源、仪轨与功能之中，构成了安仁板凳龙在乡土社会中的文化根基。

#### 1.2.2 社会性：宗族纽带与村落共同体维系

安仁板凳龙作为一项集体民俗活动，是维系乡土社会结构的重要文化纽带<sup>[6]</sup>。它通过集体协作的形式强化宗族联系与村落认同——从龙具制作、动作排练到节庆表演，全流程的参与加深了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尤其在正月期间的表演中，多条板凳龙组合成巨龙，以高度默契的仪式形式

象征并巩固社区的团结。此外，舞龙技艺的代际传承不仅是技术的传授，更是宗族价值观与村落集体记忆的传递过程。年轻一代通过参与，继承和延续了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从而增强了乡土社会的内在凝聚力与稳定性。

### 1.2.3 身体实践：技艺传承与集体记忆载体

安仁板凳龙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与仪式，更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延续传统。其表演包含跑、跳、翻、串等一系列高难度身体动作，需随鼓点灵活变换队形，展现出动态美感与技艺性。这些技艺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老一辈的亲身示范不仅传授动作，也传递文化认同，使学习舞龙成为继承宗族与村落身份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是集体记忆的载体。龙身使用的稻草、苞谷壳等材料寓意“五谷丰登”，板凳四脚象征“四季平安”，这些富含文化意义的符号在共同的舞龙实践中被不断重现，从而强化社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sup>[7]</sup>。

## 1.3 传统展演空间的时空规约

安仁板凳龙的展演活动受到严格的时空规约，这深刻体现了其神圣性、社会性与乡土文化秩序。在时间上，其核心展演集中于农历正月初七至十五，契合农耕社会的节律，形成一种周期性仪式，既遵循自然时序，也借春节之机祈求丰收吉祥。在空间上，活动则严格限定于祠堂、广场、田间院坝等村落公共空间。这些场所是社区生活与宗族仪式的核心，舞龙队伍穿梭其间，形成动态的仪式场域，象征社区的团结与和谐。

# 2 从乡土到都市：“去语境化”的表现与动因

## 2.1 文化剥离：都市展演中的元素重构

### 2.1.1 神圣性消解：从信仰仪式到审美表演

安仁板凳龙从乡土仪式向都市展演的转型，实质上是其文化内核“神圣性”被逐步剥离的“去语境化”过程。在乡土语境中，舞龙是沟通人神的信仰实践，道具与动作皆具明确的宗教象征意涵。而进入都市展演后，其核心功能从信仰仪式转向审美表演：象征符号被简化为视觉元素，动作编排更强调节奏感与观赏性，宗教意涵弱化为叙事情境。与此同时，展演空间也从祠堂、田间等神圣场所，转移至舞台、广场、景区等世俗空间。这一空间的转换也重构了观演关系——从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具有认同感的“仪式共同体”，转变为观众被动观赏、表演趋于程式化的“演-观”模式。这一系列转变共同标志着安仁板凳龙从一种植根于信仰的地方性仪式，转型为一种服务于都市文化消费的展演性文化产品。

### 2.1.2 符号简化：道具、动作与叙事的标准化

安仁板凳龙的道具制作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与地方性知识。龙身采用稻草、苞谷壳、麦秸秆等五种农作物，寓意“五谷丰登”；板凳的四脚象征“四季平安”，材料的选择与制作工艺紧密关联农耕社会的自然崇拜与社区信仰。乡土仪式中的安仁板凳龙动作以即兴性、互动性为特征，表演者根据现场氛围灵活调整节奏与队形，如“龙串珠”“龙抢宝”等动作充满动态变化。而在都市展演中，动作体系被规范为固定套路。安仁板凳龙的叙事与社区历史、灾害记忆（如求雨传说）及宗族价值观深度绑定，舞龙活动本身即是一部“动态的地方志”。而在都市展演中，叙事被剥离具体语境，转化为普适化的文化符号。

### 2.1.3 主体转换：村民传承者到职业表演者的角色变迁

在乡土语境中，安仁板凳龙的道具、动作与叙事深度植根于地方文化：龙身选用五种农作物，寓意“五谷丰登”；板凳四脚代表“四季平安”，其材料与工艺凝聚着农耕信仰与社区认同。动作强调即兴与互动，表演者可随情境灵活调整，体现生动的仪式参与。叙事则与地方历史、灾害

记忆及宗族价值紧密相连，使舞龙成为一部“动态的地方志”。

而在都市展演中，这些地方性内涵往往被剥离与转化：道具的象征意义被简化为视觉符号，动作被规范为固定套路以提升观赏性，叙事则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被重构为普适化的文化展演内容。这一“去语境化”过程，集中体现了安仁板凳龙在转型中文化根植性与本真性所面临的消解与重构。

## 2.2 驱动力量分析

### 2.2.1 政策导向：非遗产业化与旅游开发

非遗政策虽强调“活态传承”，但实践中常倾向产业化开发。安仁板凳龙被列为非遗后，迅速被塑造为文旅“名片”，通过“非遗+旅游+产业”模式（如与采摘节绑定）推向市场。产业化虽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与经济支撑，但也导致文化价值面临被市场逻辑稀释的风险。未来需在政策中平衡保护与利用，通过社区共治、弹性标准等方式，推动非遗实现可持续的现代转型。

### 2.2.2 媒介传播：短视频平台对文化符号的再编码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安仁板凳龙提供了传播新路径，但算法逻辑与视觉消费规则也对其文化符号进行了“再编码”，加速了其从乡土信仰实践向视觉奇观消费的倾斜。这一“技术驯化”过程使传统文化被纳入流量经济，虽扩大其传播范围，却也使其面临被简化为“文化快消品”的风险——当点赞量取代仪式参与成为价值尺度，文化内核可能趋于空心化。未来需探索更注重本真性的深度传播路径，例如通过系列短视频讲述文化故事，或在平台中嵌入地方知识链接，以平衡流量逻辑与文化内涵的完整传递。

### 2.2.3 都市受众的消费需求与文化想象

都市受众对安仁板凳龙的消费需求与文化想象，既是其从乡土仪式向都市展演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文化符号被重构的核心动因。在城市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都市人群对传统文化的接受逻辑呈现出“怀旧消费”“符号消费”与“体验消费”的多重特征，这些需求与想象共同塑造了安仁板凳龙在都市空间中的展演形态与文化意义。都市化进程中的安仁板凳龙，既是消费主义的产物，也是文化调适的能动者。唯有在需求与传承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方能实现非遗的“活态”存续。

## 3 再嵌入的逻辑：都市空间中的文化调适策略

### 3.1 空间重构：从村落到舞台、广场、景区的场景移植

在安仁板凳龙从乡土到都市的转型中，空间重构是其文化调适的核心策略之一。通过将表演场景从传统的村落公共空间（如祠堂、田间院坝）移植至舞台、广场、景区等都市化空间，安仁板凳龙实现了物理空间的转换与意义的重塑。这一过程既是对新语境的适应性调整，也深刻改变了其文化逻辑与功能表达。村落空间中的安仁板凳龙是“人神共舞”的信仰实践，而在都市空间中，其功能转向满足审美、娱乐与经济需求。通过空间重构，安仁板凳龙在都市语境中实现了“再嵌入”，但其可持续性仍需在文化内核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 3.2 意义再生产：民族认同与地方品牌建构

安仁板凳龙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后，其文化意义经历了系统性再生产。在叙事层面，它被纳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框架，与“龙文化”等国家象征相联结，地方历史记忆被淡化，突出其作为中华文化共享符号的普遍价值。在实践层面，它被塑造为地方文旅 IP，通过品牌捆绑与文创开发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符号。这一过程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适应性重构，但需警惕过度

工具化风险——民族叙事不应遮蔽地方根脉，商业开发不能替代深度传承。唯有在创新中守护本真、在传播中扎根社区，才能实现其从“文化保存”到“文化复兴”的真正跨越。

### 3.3 主体能动性：传承群体的适应性创新

传承群体并非被动接受文化变迁，而是通过主体能动性主动进行适应性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对都市化语境的回应，也是文化传承的内在需求<sup>[8]</sup>。传承群体通过技艺革新、传播方式拓展及社会角色重构，在传统内核与现代化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展现了非遗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保留传统动作（如“叠罗汉”“龙串珠”）的基础上，引入现代舞台技术。例如，将LED灯光嵌入龙身道具，打造“光影龙舞”，增强夜间表演的视觉冲击力；结合电子配乐调整鼓点节奏，适配都市观众的审美偏好。此外，传承人不再局限于村落内部的技艺传授，而是通过开设非遗课程、举办公开讲座，向都市受众普及安仁板凳龙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 3.4 案例聚焦：安仁板凳龙在都市展演中的典型实践

1993年，安仁板凳龙在达县首次举办的“民歌、民舞、民乐”综合艺术汇演中荣获三等奖的佳绩。2006年，在达州市首届旅游开发大会的开幕式民间艺术表演及巡回展览环节中，凭借其出色的表现荣获银奖。至2018年，安仁板凳龙的第九代传承人谭显均所创作的板凳龙作品成功入选全国首届工艺美术展览，并荣获金奖的殊荣。次年，谭显均精心制作的七条板凳龙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选用，于北京展览馆进行国际性的展示。2011年，受邀参与了中央电视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所特别制作的《乡村大世界走进达州》大型文艺节目的录制，并在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播出。2014年，还应邀在台湾地区《中国电视·大陆寻奇》节目摄制现场进行了精彩的现场表演。此外，安仁板凳龙还参与了2018年四川省体育运动会民间文艺项目的展演活动，并在2020年的四川省“千龙千狮闹新春”大型民俗活动中进行了集中展示。

## 4 转型的张力与困境

### 4.1 文化本真性与功能实用性的冲突

安仁板凳龙的转型困境，本质上是文化本真性与功能实用性的冲突。本真性强调对传统符号、仪式意义与社区价值的忠实传承；而功能实用性则指向适应都市化需求的效率化、商业化与标准化改造。乡土仪式中的舞龙动作（如“龙戏水”“龙抢宝”）体现即兴与“人龙合一”的灵动性，文化价值嵌入日常实践与集体信仰；而都市展演则受限于固定时长与传播节奏，动作被压缩为程式化的“技术片段”（如“叠罗汉”），文化被解构为可消费的商品。

这揭示出非遗转型的核心悖论：缺乏功能性改造，传统可能难以存续；但过度改造，则易使其丧失灵魂与情感共鸣。安仁板凳龙的案例表明，可持续传承需在本真性守护与功能性适配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非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 4.2 代际传承断裂与技艺“博物馆化”风险

安仁板凳龙在现代化转型中，正面临文化本真性与功能实用性的深层冲突。乡土语境中，其仪式灵活即兴，承载“人龙合一”的神圣叙事与社区情感；而在都市展演中，为适应效率化、商业化需求，动作常被压缩为程式化的视觉片段，仪式性与即兴性由此消解。这本质上是两种文化逻辑的冲突：乡土文化根植于信仰与共同体日常生活，而都市化进程则依循工具理性，将文化重构为可标准化生产与消费的商品。

### 4.3 都市化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的流失

安仁板凳龙从乡土仪式到都市展演的转型，本质上是其文化逻辑从“嵌入生活的信仰实践”

向“可供消费的视觉符号”的转变。这一过程导致了核心困境：形式上虽得以存续，但文化内核却面临“形存神散”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其神圣叙事与地方性知识在标准化展演中流失，社区传承主体被职业演员取代，年轻一代因经验断层而难以承接其精神内涵。因此，未来的可持续传承关键在于，在必要的功能性适配中，竭力守护其本真性，并通过创新让文化重归社区土壤，实现真正的活态延续。

#### 4.4 多元主体诉求的博弈

在安仁板凳龙从乡土走向都市的转型中，相关部门、村民、传承人、职业演员与游客等多元主体基于不同诉求形成了复杂的博弈格局，这正是其保护与转型的核心挑战。

相关部门着眼于文旅品牌打造与经济指标，推动其进入景区并进行标准化改编，但这可能削弱文化本真性并挤压村民的自主空间。村民与传承人则希望在分享开发收益的同时，维系其宗族纽带、传统技艺与文化深度。职业演员倾向于通过引入灯光特效等创新来吸引观众、获得稳定收入；而游客往往追求视觉奇观与互动娱乐，偏好短平快的文化消费。这种博弈在客观上能激发创新与活力，但也可能因过度商业化与标准化导致文化异化。因此，协调各方诉求，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是实现安仁板凳龙可持续传承的关键。

### 5 反思与路径：文化转型的可持续路径

#### 5.1 重构“语境”：都市空间中的仪式感重塑

面对都市化进程中仪式语境消解与文化本真性流失的困境，安仁板凳龙需推动从“去根化”展演向“再扎根”实践的创造性转化。重构并非复刻乡土场景，而是在都市空间中重建承载历史记忆与社区认同的仪式感。具体路径包括：空间再造，借助符号化剧场与VR等技术还原神圣叙事场景；参与式设计，打破被动观赏，使观众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沉浸体验仪式流程；叙事分层与时间规约，揭示文化符号深层意义并恢复其与自然节律的关联。这一重构须以村民与传承人为主体、以政策为支撑、以技术为辅助，目标并非退回乡土或迎合市场，而是在都市语境下开辟一条兼具文化自觉与创新韧性的传承之路。

#### 5.2 动态平衡：传统内核与创新表达的尺度把控

安仁板凳龙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文化内核守护与创新表达之间的动态平衡。这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实践框架：首先，实施分层保护，明确其不可妥协的文化基因：保持以五种农作物制作龙身的传统，维系“龙戏水”等核心动作的即兴性，并以地方性传说与历史作为叙事根基。其次，建立弹性标准，为创新预留空间。在守护核心基因的前提下，允许运用现代技术与媒介进行适应性演绎，为不同场景设计合适的表现形态。最后，推动参与式创新，确保社区与传承人作为创新主体，使任何改造都根植于文化自觉，而非外部市场的单方面需求。

#### 5.3 社区参与：从“他者化”展演到主体性回归

安仁板凳龙的文化转型中，社区参与的核心矛盾在于文化主体的“他者化”：村民从实践者沦为被展演对象，其决策、解释与收益权在都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为此，可推行以下措施以重构主体性：在本地中小学开设“板凳龙文化课”，由传承人授艺传史；建立“安仁文化记忆库”，系统收录村民的口述与影像资料；定期组织村民与设计师、艺术家共创，开发如“微型稻草龙身挂件”等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产品；并将部分展演策划权交还社区，由村民自主设计融合表演，由宗族长老主持互动环节，从而在创新中延续文化根脉。

#### 5.4 制度保障：非遗保护政策的弹性化支持

非遗保护政策的弹性化支持，旨在通过灵活制度平衡文化本真与创新需求。其核心是构建分类管理、动态评估与激励引导并存的框架：首先，设立保护红线，将核心符号与仪式列入“不可变更名录”；其次，引入第三方定期开展“文化健康度”评估；再次，对成功平衡保护与创新的主体给予政策激励；最后，推动非遗融入地方教育与旅游体系，形成长效保护机制。该设计力求在适应都市化进程的同时，抵御过度商业化，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 6 结语

安仁板凳龙从乡土仪式到都市展演的转型，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与变迁，也折射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普遍张力：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交织、地方性知识与普适化符号的冲突、社区主体性与市场逻辑的博弈。这一过程既为其注入了新的传播活力，也伴随着“去根化”的风险——舞台化、短视频化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也易导致文化符号的简化和历史叙事的消解。

这一转型提醒我们，非遗的可持续传承并非简单封存，而需在开放与守护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唯有在尊重社区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保障与文化自觉，使其在创新中延续精神内核，传统才能真正成为“活着的遗产”，在时代变迁中持续舞动其文化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 李重, 林中伟. 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内涵、基本矛盾与破解之道[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39-48.
- [2] 张勇, 严奇岩. 浅析四川移民的两大族群及其文化类型[J]. 中华文化论坛, 2009, (1): 33-38.
- [3] 胡杨. 川东北客家龙舞文化节庆旅游开发研究——以国家级“非遗”安仁乡板凳龙为例[J]. 武术研究, 2024, 9(1): 121-124.
- [4] 史明娜, 孙亮亮.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仁板凳龙为例[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2): 105-107.
- [5] 罗亚林. “安仁板凳龙舞”科学探究活动方案[J]. 中国科技教育, 2019, (6): 28-29.
- [6] 汝雷. 论社会哲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演进[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0(3): 58-63.
- [7] 彭响, 刘如, 张继生. 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武汉体育报, 2020, 54(02): 59-64.
- [8] 白晋湘.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J]. 体育学研究, 2019, 2(1): 1-6.